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

丁帆 主编
阿成 著



胡天

胡地

胡骚

北京出版社

胡天

胡地

胡騷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天胡地胡骚/阿成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200-03630-7

I. 胡… I. 阿…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17 号

胡天胡地胡骚

HUTIAN HUDI HUSAO

阿 成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125 印张 365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0-03630-7
I·560 定价:23.00 元

总 序

丁 帆

去年编完《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后,总算松了口气。孰料此系列丛书一上市,尚颇受好评,一是读者反映不错,二是一些作家亦情有独钟。因此,在北京出版社文史部诸编辑的建议和促动下,这第二辑的九部作品亦很快面世了。

我曾在《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的“总序”中说:“新时期以降,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期,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只出此8种便有深深的遗珠之憾,这种遗憾只有待这批作品面世后视读者的反应得以弥补。”未曾想到弥补“遗珠之憾”的契机来得如此之快,然而,在“弥补”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筛选,遴选了这九部作品集,却觉得还有“遗珠之憾”。明眼的读者一看便可理解其中的甘苦了,第一辑为8种,第二辑为9种,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足可见最后定夺时不忍割爱的两难心境。即使如此,仍不能弥补在遴选时惆怅若失的那份无奈心境。

我们面临着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逐渐走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运作过程,而旧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形成的“文化滞差”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片文化的混沌状态,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分离而形成的观念的断裂,成为当

下许多作家思考的聚焦，我们不能不直面物质主义时代的种种文化的选择，而文学的表达，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表达，乃成为我们窥视这个世界风景线的最好窗口。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平原与山区，乡村与都市，每一地域因着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都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发掘这块地域文化的特征，已经成为某些作家自觉的追求，更有一些未经理论熏陶的作家，以天然去雕饰的品格来书写具有地域风情的文本，这种在不自觉后面的本能冲动似乎更接近于创作美学的本源。我们发现，在大部分书写当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作家们敏悟到的两种思想、两种观念、两种文化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断裂和思想落差，几乎成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共同母题，无论是在偏远的山地，还是闪烁着现代虹霓的商业大都市，物质和欲望的压迫成为现代人的“影响和焦虑”。因此，这种内在的冲动成为地域文化表现现代人心理嬗变的一种定势，作家们在文化的裂变中也就找到了自己书写的位置和最佳视角。

在物质和欲望的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些作家沉沦了，有些作家在作最后的抗争，还有一些作家干脆遁入历史题材，用浪漫和抒情来疗救心灵的创伤。他们所编织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俨然是地域文化小说的一束束古典的阳光，照耀着现代人心灵中的暗隅。我以为作为艺术的消极抵抗，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其中的人文内涵是激励人类永远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原动力。就此而言，我对那种富有诗性的地域文化小说篇章，则更有一种膜拜的审美心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人性和人道已经很不容易了，作品尚使还有更大更多的人文涵量，则就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我默默祈祷这套丛中作家笔下所折射出的灿烂的人文阳

—— 总 序 ——

光，能给读者诸君心灵带来一片明媚和晴朗。

因此，我代表读者向九位作家表示最深挚的敬意！

因此，我亦代表九位作家和编者对支持出版这套具有学术和美学价值丛书的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虔诚的谢忱！

1998 年 10 月
于金陵紫金山下

文化北国的精神与生存

——阿成东北文化小说漫论

何言宏

我在集中阅读阿成数十篇长篇小说之后，产生的是一种愧悔与庆幸互为交织的复杂感觉。平心而论，我在此前虽也曾读过其中的《年关六赋》、《上校古巴列夫》等著名篇什，也感到了阿成的小说写作很不一般，但对其大部分作品却未能够细心地搜罗与拜读，因此，我对阿成的认识不光是零星的，同时也极为肤浅，以此来看，我的这次集中阅读便有了某种补课的意义。实际上，无论是考察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还是谈论当代中国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如果忽视了阿成的创作，显然都是极不全面的。我想，若非获得编选阿成地域文化小说选集这样一个宝贵机缘，恐怕我还得长时期地深陷这种片面之中。

应该说，阿成的小说写作在诸多方面均都取得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展现东北文化的动人风貌，书写文化北国的精神与生存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阿成自然不是前无古人的，远的如30年代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落，近的如新时期以来的郑万隆、梁晓声、迟子建、洪峰和乌热尔图等人，在此方面都有着不凡的成就。但是，与他们相比，阿成却自有其独特的贡献与风采。

阿成的小说有着异常浓烈的北国气息，即所谓的“胡天胡地胡骚”，其笔下散发着浓烈草气的大草甸子、浩浩荡荡的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荒放苦寒的莽莽雪原与苍苍森林对我这个居留江南的人来说无疑是极有魅力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但是，阿成的笔触虽然涉及于此而又并不仅止于此，他在展现东北特有的自然景观的同时更加重视自然环境中人的生活方式，也更重视自然对于人的铸造力量。这样，阿成的小说便表现出较为深厚的文化意蕴，也使他的小说成为了相当典型的东北文化小说。

说到文化，尤其是说到地域文化小说，我们自然会考虑到其中的风俗文化，不错，阿成在某种意义上是以风俗文化小说驰名文坛的，其成名作《年关六赋》便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哈尔滨地区的年节风俗。另外，他在《蘑菇气》、《小酒馆》、《往事三咏》中所表现的东北人的家居与吃食，他的《文艺世家》中关于崩子戏和《放河灯》、《纸美人》中关于东北民间祭奠风俗的描写，特别是《蚌珠河》等小说中有关东北鄂伦春人、赫哲人以及萨满的狩猎、颂祷和信仰的写照都表现了阿成相当杰出的“风俗画”绘写才能。比如《蘑菇气》里的一千人等对于狗肉的贪馋以及其中“二哥”的杀狗场面、老邱的饕餮之相就有相当浓烈的东北味道，虽然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但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吃食方面仍然是各有禁忌也各有所好的，这也构成了地域文化之中吃食文化的基本差异，像东北人的好吃狗肉，即于我辈，也是有所不解的，其它如烤蛤蟆、烤蚂蚱等等，更是令人诧异了。

从阿成的创作来看，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风俗画小说作家之一应该是不会有错的；然而阿成的文学身份显然又不止于此，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对于东北民风的“奇观性”描

绘，而是将笔力穿透风俗的表象着力刻写文化北国的民众灵魂，“文学是人学”，不管理论批评界对此时风时雨地推崇还是贬斥，反正阿成的小说写作是恪守此道的。对于阿成的坚持，我在内心里充满敬意，因为无论怎么说，地域文化(包括东北文化)的内在精髓还是要由这一地域的民众精神及民间生存才能得以体现，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阿成的小说中结识了命运各异的芸芸众生。

差不多是世居东北、近乎“土著”的东北人是阿成刻画最多的人物形象，他们也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东北人的人格特征，其中尤以生活在荒寒峻酷的自然环境中的山民、渔民和猎人形象表现得更加明显。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在一方面自然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自然，但在另一方面，自然又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铸造人格与人性，东北人的独异民性自然也导因于东北特有的自然环境，阿成的《盐碱滩》、《小酒馆》、《鳞珠河》、《天堂雅话》、《放河灯》、《蘑菇气》、《鱼风》和《胡天胡地胡骚》便很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东北自古出豪杰，从传说之中的关东响马、绿林好汉，到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莫不表现出令人钦敬的豪强刚烈与慷慨侠义。东北人的这一民性表现在另一方面，便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残忍和野蛮，这也就是东北出英雄，但也出土匪的道理。像《胡天胡地胡骚》中的杀人和《蘑菇气》中的杀狗读来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土匪之一走过来，端起利亚维奇的下巴，仔细看，说真是奇死嘞，是蓝颜色儿的眼珠哩，剜一只玩玩。‘嗖’，抽出匕首，利落落地‘圈’下一只。”（《胡天胡地胡骚》）

阿成笔下的东北人虽然充满“蛮气”，好动“真格儿”，但并不是说东北人均是嗜血之徒，实际上，东北人虽然刚勇

“野蛮”，但却决不促狭。在“狭”与“侠”之间，他们更多的是表现为后者，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往往是热情好客、慷慨仗义、乐于助人、豁达大度、待人宽厚、不修小节且又忠于友情，《蘑菇气》中刘加琴一家、《天堂雅话》中的饭铺掌柜、《胡天胡地胡骚》里的大齐、《风流慷慨过流年》里的林业工人和《放河灯》里的猎民兄弟无不具有这样一些令人感动的古道热肠。

阿成小说对于东北人重义轻利的忠贞品格是极为推崇的，《放河灯》相当动人地叙写了这样一种崇高的人格境界。小说中的“我”从省城来到深山老林“是为一个得了绝症的好朋友买麝香”，猎人兄弟为其感动便将名贵的麝香无偿奉送；而在他们死于非命之后，清明时节，“我”又不远千里，专程从省城赶往林区为其放河灯以祭慰亡灵。是的，“人活着不能没有朋友，也包括死去的朋友”，这是何其动人的素朴情怀啊！在当下许多重利轻义，“团结一致向钱看”的物欲喧扰中，阿成的小说无疑有着严峻的警世意义。这样一个“小小故事”便已是以显出我们时代的“小”来。与此相类，《老国兵》中的李济堂对于亦官亦友的刘团副的深情追念也是令人唏嘘的。

阿成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命运与生存，这些小说大多琐琐碎碎，无非关涉婚丧嫁娶以至于修鞋补衣之类的家长里短，荣录其中的也不过是开车的、掌鞋的、卖假药的、教书的和写不出剧本的编剧之类的小人物。但是这些小人人物们照样有着东北人坚忍顽强、宽厚待人和重情尚义的基本品格，他们的辛酸与艰难也更加令人感喟不已。

因为荒寒绝塞的自然环境，东北一直是历朝历代发配犯人的充军之地，所以阿成在很多小说中都“引经据典”地叙述了不少“流人”的故事。他在《逸事消遣》中的断言“东北人的

祖先之一，也包括从关内流放到东北的罪犯”应该是可信的。表现东北历史上的流人命运本身便是表现东北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存在。《逸事消遣》讲述了十七世纪一批流犯的故事，他们的威武不屈、慷慨赴难以及在惨烈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社会惩罚之下顽强求生的坚韧意志，他们对不幸命运的领受与抗争实际上已经遗传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所以阿成的这批小说也自然具备了“寻根”的意思，也就是说阿成在为当世的东北民性探根溯源。阿成在另外一组同样表现流徙出塞的古代流犯的小说《驿站人》中写道，这些来自江浙一带温柔富贵乡的流人遭遣东北之后，“‘久沉异域，语言风俗，渐染边风。’棒鱼、猎禽，土法娴熟；一身形态尽是北疆之色，满腔心思全是南国恋情”，这一方面表现了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和东北地域的自然与文化对于南国流徙的浸染与改造，另一方面也昭示出他们铭心刻骨的怀乡情绪。对于流人而言，“形态”（包括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范畴）和“心思”的某种差异永远是其难以摆脱的根本宿命，古代的流人是如此，二十世纪屯垦戍边的知识青年、流寓东北的市井草民、闯荡关东的“淘金者”以及奔走四方的商贾等等也莫不如此。比如《鱼风》里的嫪汉虽然生活方式已然完全适应了乌苏里江，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有高于土著的绝活，但其沦落异乡的愁思却是异常深沉的。而《人间俗话》中卖针的河南人和卖胰子的山东人思乡的惆怅和归乡的欢欣表现得也极其动人。在《东北人，东北人》之中，对于“老家”的回归愿望甚至导致了“二表哥”和苏州知青“二表嫂”的离异。根处异域，长势必异。这是阿成小说表现流落者和“东北人”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最具悲剧意味的篇什。阿成表现了东北文化对于异乡人的同化力量，但更正视了这种同化的有限性，这是其现实主义写作的成就之所在。

对于一方百姓而言，地域文化总是深潜于他们的血液之中，其源深远，其流也绵长，甚而至于万世不绝的。但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地域文化也总是在或显或隐地发生着变化，原因之一，便在于它和异类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例如在中国本土进行急剧的现代性转换之中，现代性文化和本土文化（自然包括中国本土之内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构成了异常复杂的张力关系，表现这种复杂关系是当前作家不应回避的重要任务。但在我看来，阿成的创作对此似乎并未有着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然影响了其地域文化小说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这也是我在阅读他的东北文化小说之后略未满足的地方。不过，这一不足倒是让阿成在另外一个层面给予了补偿，而这是由表现俄罗斯文化与东北文化、俄罗斯的流亡者和东北人之间的差异与融合的一系列小说来完成的。阿成的《流亡者之城》、《马兹阔夫生平》、《纸美人》、《古巴列夫上校》等小说写到了不少旧俄流亡者在东北的命运、生存和精神状态，这些流亡者们自然有不少让人同情和悲叹的辛酸，但是东北大地、东北文化和东北人却并非他们的艰辛与苦难的肇致者，相反，却是以宽容和博大的气度善待和接纳了后者。不过，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正是这些流亡者们给东北带来了上帝、音乐和教堂，也带来了正宗俄罗斯风味的列巴、力道斯和比瓦等吃食，从而也使得哈尔滨以“东方莫斯科”和“音乐之城”驰名于世。这样，俄罗斯文化反而更加丰富了东北文化，也形成了东北文化尤其是哈尔滨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阿成表现地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基本姿态来看，他的文化观念显然是强调宽容与融合的，其小说创作也侧重地反映了这点。这不光显示出阿成，同时也显示了东北文化之大气的一面。

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这一名著中，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共同指出：“世界的差异性既不能再探险时代的眼光去发现，也不能用殖民主义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目光去拯救了。”“在一个明显物质化和充满怀疑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受到尊重和肯定，并必须成为具有实践意义的价值。”阿成表现差异性文化的相遇并未轻率地给出某种替代性的文化模式，我想，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观念显然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并且从中有所汲取的。

目 录

总 序	丁 帆 (1)
文化北国的精神与生存	何言宏 (1)

胡天胡地胡骚	(1)
与魂北行	(61)
蘑菇气	(107)
风流慷慨过流年	(143)
逸事消遣	(197)
年关六赋	(223)
人间俗话	(243)
文艺世家	(255)
天堂雅话(二题)	(269)
东北人, 东北人	(277)
一夕闲话	(289)
良娼	(303)
鱼风	(315)
小镇走笔(二题)	(327)
往事三咏	(341)
田傻子	(355)
老国兵	(359)
盐碱滩	(373)
鳞珠河	(389)

小酒馆.....	(409)
驿站人.....	(425)
金脊梁.....	(437)
放河灯.....	(451)
马兹阔夫生平.....	(461)
纸美人.....	(475)
上校古巴列夫.....	(485)
 休息(代后记)	 阿 成 (497)

胡天胡地胡骚

阿成产于黑龙江的一面坡镇，又有17年未去过自己的家乡了，想出门去一面坡，去自己的产地，去诚实地温习一遍坡镇的百年，抑或千百年来历史。哪怕仅仅为此写下一个字，也不枉做一回坡镇的子孙呵。

——题记

—

正月初九。

天上白色的大雪们全部落净！露出了一屏辽远的、厚厚的碧空。

买票上路！

乘坐的是特快火车。

计划先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小城，尚志市下车，到那的摄影家协会去看一眼老丁，然后，再改乘长途汽车，去坡镇。

这一列特快火车，从素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美誉的哈尔滨城驶出，又从该城新建的西大桥下漂亮地穿过去，然后，才开始像一支轻快的音乐，才开始像一匹矫健的儿马，才开始加快速度，向壮人眼目的，向一望无际的“龙江”大地，非常之勃健，非常优美地前进起来了。

车厢里，大多是肃慎的子孙，我能看出来。出于水土的原因，他们大都是大骨节。手、脚、腿等关节，都畸形地大，像出自毕加索笔下的人物画。我对面座上的是一位老人，一双骨节变形的手分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苍老且粗糙。老人正笑眯眯地瞅我——他在瞅城市人脸上的风景。

“去哪儿？大爷。”我问。

“亚布力。”

“离坡镇很近呐。”

“赶是嘞。几十里地儿。”

“到过坡镇么？那是我的老家。”

老人笑了，世故中染几分羞涩，说：

“坡镇的风水好看。”

“赶是嘞。”

就聊了起来。

老人宽厚，说：“应当我是半票，铁路家属嘛。”说过了，老人好一阵笑，方说：“现今没了，全票啦。”并伸那只大骨节的手说，“整是一斤秋木耳的价。”

我们就笑起来。

特快火车迅而有力地北满大地行进。

火车轮下的铁路，已有近百年的寿命了。它是由清朝的直